



本土文本

留种的那些事

(小说)

□田耀东

早先的乡下没有种子店,种子都是自己留。偶然缺个一两样,外甥向娘舅讨,三婶去二伯家里找,或去陆佬佬摊头上海货。

卖种子的陆佬佬是男人,却长个老太太的脸。早晨蹲在菜市场门口,面前放几十只碗口粗的老布袋,袋口翻卷敞开,长牌般的方纸条上写着种子的名称。陆佬佬很是认识几个字的,菜瓜写采瓜,南瓜画得像磨盘,端端正正,有方有圆。

清明前卖瓜种和豆种:冬西南瓜,甜瓜苦瓜菜瓜,丝瓜黄瓜金瓜葫芦瓜,茄子番茄辣椒……

黄豆有六月白七月白豌豆黄,还有黑豆青豆花斑豆……

豇豆有盘香豇长豇豆。盘香豇有红的、有青的。长豇豆像面条,青的白的任你挑。——老豇豆就在旁边,让你看样品。

肉扁豆有红的青的白的。有猪耳朵扁,甜瓜有糖家甜头青皮青肉,还有十轮瓜水梨瓜牛角瓜……

南瓜有磨盘瓜枕头瓜,碗口大的小南瓜漂亮得像花儿,没有几个人买。

吃飽了撐的,好看有什么用,能吃饱肚子吗?

陆佬佬说,你要媳妇为啥拣好看的?立秋前卖菜种:黄芽菜江阴菜五月青,芹菜香菜芥菜,菠菜芥菜雪里蕻……

什么乱七八糟的!我去年买你的芥菜怎么变成了雪里蕻?

陆佬佬脸上红了一红。这……拿错袋了,雪里蕻卖得贵呢,这回,我送一包给你,拿去!拿去!小意思。

陆佬佬是很讲信用的。卖种子不用秤,用勺子和调羹计量。一勺勺三毛,一调羹两毛。用旧报纸包,或从他儿子的练习本撕下一张,包好用钢丝捆扎。报纸上有抓革命促生产,练习本上有老师用红笔打的大叉叉。

韭菜籽并不摊开卖,有人问了才拿出来。

陆佬佬,你几个儿子?

陆佬佬伸出五根手指头。

噢,怪不得,韭菜籽吃得多。

陆佬佬张了张瘪嘴,扭过脸去。

偌大的菜市场,只有陆佬佬一个卖种子的,生意并不好。种子为啥要买呢?花这个冤枉钱。哪有自己留的放心,留种都是有讲究的。

青皮茄子开紫花,开白花的茄皮就老了。头只茄子要剪掉——茄树还没发育好。挑顺长青嫩的,通风透光地边的,第二只紫花茄子留下做种。茄种长大碰到土了,把土按掉垫上麦草防烂,茄种要长到金黄才能收摘,十月怀胎,早一天都不行。

茄子虫多病多,涝年宜稀植,早年宜密植,枯萎病死起来一大片,留种要东一棵西一棵,要多留几个。留种的茄树像村里生娃的女人,都是有计划的。

只有丝瓜种最好留了。早先躺在猪圈瓦楞里的那根不要去碰它,后来挂下来的尽管随便吃。浓霜降后的一夜间,丝瓜藤全部枯萎,瓦楞里、草傍里、老榆树的枯枝上,会露出干瘪的丝瓜络。

挑长大直挺的,留下黑籽做种。短小弯曲的丝瓜络衬鞋底,做抹布,可省下布票。丝瓜络黄白柔软,去药店卖钱,买铅笔簿子。

倾倒丝瓜籽的地方,春天会长出许多狗屎丝瓜秧,缠在竹枝上,爬到芦苇上,冷不防就挂下又短又小的野丝瓜。难得也有漂亮的长丝瓜,结瓜时间总是比留种的迟。

第二朵南瓜的雌花开了,小汤圆般的青南瓜头顶着金黄的小喇叭,开放在早晨的霞光里。祖母挑一朵漂亮的雄花剥去花瓣,把雄蕊插在雌蕊里,我问这是干什么?祖母凶巴巴地说,一边去,又踏坏瓜藤了。

那授粉的南瓜长到磨盘大,果肉鲜红,籽粒饱满。总是希望瓜籽越多越好,偷几粒晾在窗台上的瓜籽放灶灰里烘吃。祖母在我头顶爆个毛栗子骂道:明年不吃瓜啦!

黄瓜种也要留头藤瓜,任何瓜种都要留头藤瓜,明年才能结瓜早。

吃到好的甜瓜就留下瓜籽。灶肚里抓一把草木灰拍成灰饼子,啪的一声贴在灶屋的后墙上,清明那天剥下来种

下去。糖家甜头贴成圆的,牛角瓜贴成尖的,一点都不会搞错。

灶屋白灰的后墙像祖母拔罐的脊背,一年到头被灶灰饼子烙得雾蒙蒙的。

水生吃到好瓜就到处说,慷慨地送给大家品尝。你有好瓜也休想瞒他。月亮底下,咔嚓,把你的瓜肉吃掉,瓜籽带走留种,小瓜卵子被他踏坏不少。

玉米是主粮,更要讲究。个头饱满,籽粒深密,粉糯爽口。老牛牙,白珍珠,花斑糯……凡是好吃又高产的,全都留下做种。撕开棒子皮,一串串挂在屋檐下,老鼠只能眼巴巴地望望它。

称作老牛牙的黄玉米又香又爽口,一个棒子七寸长,做成冷饭仍软糯,后来就不见了。留种的玉米用手工剥籽,去掉两头留中间,胚芽齐全,粒粒饱满。

留种的蚕豆、黄豆要挑拣,无虫蛀、无黑斑、表皮完整无损,一点也马虎不得。挑下的瘪豆、蛀豆子调豆腐、换粉丝,等到烧经作饷敬祖宗或过年时大吃大喝。

家家都有种子柜。瓶瓶罐罐,大包小包,旧信封,小布袋分装。识字的,写上字,不识字的,做上记号:六月白画六条线,加一条就是七月白。芥菜籽和雪里蕻一样面孔,长成就不同。雪里蕻画朵雪花,用孙子的蜡笔。

棉花挑选中秋后的旺季花籽留种。几年后枯萎病大发,棉株成片死亡,棉种就去良种场购买。产量提高,病虫害少。

说起来,那是生产队期间唯一用钱买的种子。

陆佬佬卖种子还卖秧头。秧头用箩筐挑出来,一棵加秧一朵泥球,一棵瓜秧一朵泥球。

陆佬佬说,几年瓜秧卖下来,把我自留地的肥泥都卖掉了,还是卖种子好。

陆佬佬第五个儿子也长老太太的脸,讨老婆那天还歪头流涎,娶了个整天傻笑的媳妇。

圆房前,陆佬佬把小五子送去结扎了。有人问他如何舍得?

他说,我卖了几十年种子和秧头,连这个都不懂就白活了,这个种,万万不能留。

陆佬佬四个儿子现在都开种子店,个个都长得不像老太太,个个生意做得

很兴旺。

乡下人种地,都去种子店买种子、买化肥、买农药。没有谁留种子,没有多少人养羊养猪,化肥一撒,除草剂一打,又快又干净又省力。

种子店种子长出的粮食和蔬菜产量高,抗病能力强,就是不能留种。把留的再种,长出的都是歪瓜裂枣或只长藤不长果。

陆佬佬愤愤地骂儿子,你们卖的什么种子呀?绝子绝孙耶!不能留种还叫种子吗?哪像我当年……

陆佬佬四个儿子的种子店都很忙,叫陆佬佬去帮忙,陆佬佬都不去,带小五子在家里卖种子,卖秧头。

小五子吃到好瓜把瓜籽吐出来留种,吃到好吃的煮熟的青玉米吐出来留种,陆佬佬就悄悄地留下瓜籽,把煮熟的青玉米扔掉,却满心欢喜地想,看来,继承我“事业”的,还有小五子呢。

但终究买秧头的人越来越少,更没人买他的种子了。

种子店卖的都是高科技,一斤黄玉米种子要三十元,不好吃不打紧,不能留种也不打紧,黄玉米都是做饲料喂鸡喂猪,产量高,生长期短,玉米根根精神,田间碧绿一片。自留的种子很多都失传了,传下的也争不过店里的,陆佬佬再心痛也没有用。

陆佬佬临走前躺在床上,都是小五子夫妻俩端汤端水,虽然炒青菜放糖不放盐,总算是热汤热水有热饭吃。小五子的四个哥哥回家看一眼就忙自己的事业去了,他们是真的忙,闲的只有小五子两口口。

小五子去卖瓜秧,分不清南瓜秧和冬瓜秧,挖好拿到陆佬佬床前叫陆佬佬教。陆佬佬知道他搞不懂,流着眼泪说,好瓜甬瓜,谁也说不清,有时甬瓜倒是最甜的,别问!卖去吧,识货的人还是有的。

陆佬佬临走前把钱全部留给小五子,也就薄薄的几十张。小五子说,我会卖种子,卖秧头,钱又不好吃,又不能留种,要他干什么?

陆佬佬说,唉!……留种……留种……我留了一辈子种,最对不住的就是你……还没说完,腿一伸,头一歪,两滴老泪留在眼角中。

源自毫无做作的天性。

可是就在这天性里,我明明感受到这么一只小猫,它身上泛滥的母爱,像明月的光辉,延展铺洒在小鸟身上每根羽毛每个细胞。

来不及眨眼的工夫爱上一只猫,不因我养它、它伴我的恩情,更不缘于它长相模样的甜美,是那溢出手机屏的、几乎可以用泛滥来形容的它对一只鸟的爱,触到敏感神经,我发自肺腑地喜爱上一只别人家的猫。

小鸟灵啊,只有它们的爱是确定的,只要你对它好,它觉得你好,它就单纯地爱,恒久地爱。直到它失去生命。它们不会动不动就猜疑,它们更不会有怨怒、欺骗和谎言。

的新安江了。能看得出,这块石壁是经过先人打磨的,光滑平整,技艺高超,没有任何斧凿的痕迹。

遇上这幅秋色图,是自然的造化,全凭偶然;而能把这幅秋色图从石头中“抠”出来并打造成功,恰恰显示了开凿者极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施工能力。

能够熟练运用建筑学、力学、美学智慧的先人,为什么偏偏不留下任何关于洞窟开凿的历史资料?

开凿如此巨大的洞窟群,需要多少资财?我们能不能从官府和民间巨贾的财务支出中,找到一些线索?

在常人眼里,这36个将历史涂擦干净的石窟,就只不过是石窟,跟昨天开凿的没有什么区别。有关专家从窟内钟乳石的沉积厚度推算,石窟群开凿大致在晋代之间,距今1700多年。

既然能从钟乳石上找到一些线索,那就从别的方面,为这一份巨大的实物档案找到一些一度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线索。



江海新韵



随想录(组诗)

□可可

◎孤独是一面镜子

独自守着山上的小屋
独自守着白雪的世界
独自燃放烟花
独自从乡下步行回城
我相信那些略显孤寂的时光
让你孤独而富有
我相信孤独是一面镜子
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体
自己的心
我相信虚构的真实
相信烟花的绚烂
白雪的永恒
我们从未奢望永恒
却常常在电光石火的瞬间拥有了它

◎来到故乡的小河边

一定是在盛夏的午后
空气里有啾啾作响的蓝汪汪的火焰
一定有不出声的青蛙蹲伏在草丛
也有屏住呼吸的玉米高粱

蝴蝶在草滩上翩翩地飞

河水的清凉漫过我的塑料凉鞋
痒痒地爬上我的脚踝

河坡两边山崖寂寂

我也不敢出声,我怕一出声
就会惊动整个山谷午间的睡眠

◎最好吃的玉露香

最好吃的玉露香
来自故乡原平,来自原平的子干乡
来自子干乡的西南贾村
来自梨花诗会
来自那辆诗人们乘坐的大巴车
来自正午的烈日炎炎
来自东道主诗人韩玉光

我试图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
就像试图阐释这只玉露香身上
简单又漂亮的纹理
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说清楚
一只梨子的味道
就像说不清楚
吹开梨花的春风有着
怎样的表情

◎水有岸吗

一滴海水牵着另一滴海水
不停地奔向礁石
礁石是岸吗
它们激动地腾空而起
又迅速地撤离消散
是迷途知返了吗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◎看荷

叫不出这片湖的名字
但它喂养了满湖的荷
驱车几十里
我静静地站在它们身旁
看一片一片的荷叶
在南风中涌荡
一朵一朵荷花
像涂上胭脂的少女
拉着翠绿的长裙,舞蹈
我也曾是母亲供养的一株荷
也曾披上青春的绿色
绽开过明艳的花朵
人到中年,我就是果实本身
仿佛荷举着沉甸甸的莲蓬
蹲在湖边,我扒开荷叶
撩开沉默不语的湖水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◎卖石榴的男人

卖石榴的男人
又出现了
还是那辆旧摩托
还是一边载一个柳条筐
纸板上掰开的石榴也还是

那么红

那么红
那么红
他似乎只会卖石榴
当然还有一种可能
只有卖石榴的时候
我才认识他

◎随想录

独自坐在小区的长椅上
等天黑,身边来来往往的人和
自己没关系,楼上
亮起的窗口和自己也没关系

我在几棵大树下面枯坐着

等天黑一些
再黑一些,等月亮升上来
路灯亮起
我就看到自己的影子了

想到连影子也丢失了很久

想到还要这样过上几十年
忽然心生悲戚

想到几十年这样走过

不过一瞬
又觉释然

◎今夜有暴风雨

天,晴久了
就会盼一场雨的滋养
温吞水一样的小雨下久了
就会盼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
暴风雨

来吧,暴风雨

我已站在窗口准备迎接
如果停电,那就停吧
我已太久没有盯着黑沉沉的
天空

虚构夜的可能性

来吧雷声,我需要你
为我死水微澜的生活
划开一道伤口
来吧,闪电
此刻苍苍的夜空
正需要一道炫目的焰火

◎鞋架上的一双白鞋子

乖巧的样子
像是落在春天的两只白鸽子
谁穿上它,谁就会飞起来
现在它们醒目地待在那儿
仿佛在给自己喊加油
在许多的黑鞋子中间
它的存在似乎是一台计算器
反复计算着一双白鞋子
到那么多黑鞋子的距离

◎那些凡间的星辰

云朵下几后
把星辰也带下来了
这些暗夜里的羊群
正在给牧羊人领路
经过它们的人
如果不是闻到浮动的土腥味儿
浓烈的羊腥味儿,一定以为
一不小心来到了群星中间
其实每一种事物都自带着一
片天空

每一片天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星辰

那不容忽视的光芒

只有在暗夜
在旷野
在我们饱尝孤独
与寂静的时候
才能豁然领受

仿佛拎着母亲的一串笑声

◎如此之大

有三个西湖那么大的东钱湖
一双眼睛
就放下了。更大的
像天空
像大海
一颗心也就装下了。
想起人间的情愁
战争的胜败
我就闭上眼睛
有些过于庞大的事物
最后都化为了乌有
乌有是我们的故乡
没有什么
是故乡放不下的。

猫与鸟(散文)

□巫正利

殷勤宠溺让小鸟并不乐意接受这份佑护,小鸟一定在它身子下闹腾,以期挣脱出来,因为猫刚贴紧藤编的下巴又仰起,抬起头放小鸟出来。

在小鸟贴着猫的下巴和鼻翼拱出来,即将重新获得天空下的自由时,猫的一只爪一次又一次轻轻地安抚到小鸟的背上。等小鸟从它肋下完全站起身,它再次伸出右前爪将小鸟轻拨到它的怀抱范围,同时探出头无限温柔地接触小鸟的身子。

时长二三十秒的小视频触我的泪点。任由它循环往复播放数遍,每一遍都在泪眼婆娑眼泪潸然中开始又结束,结束又开始。可怜可叹的两个小生命,一个自以为足够强健足够温暖足够有力

觉,隐隐有流水潺潺之声,却不知道流泉自何方传来。在石窟中讲话,清晰温和,没有回声,也没有混响,原汁原味的,跟在秋天旷野里与朋友交谈差不多。

石窟内有水池,方斗形,可容纳上百吨水,清澈见底,经久不腐,嗅之清新。如若这个石窟是屯兵之处,这个水池就是用之不竭的水源。

石壁上有波浪形、人字形的凿痕,排列整齐,在几十平方米甚至上百平方米的平面上,纹理一致,相互对称平行。

石窟顶部不时有一些灯火熏出来的痕迹,仿佛一颗颗黑色的星星,也像先民们期盼破译那段历史密码的黑色眼神。

在一个石窟里的一块巨大的石壁上,有一幅天然的秋色图,整个“画面”被褐黄色的枫叶渲染,枫叶丛中,是葱葱郁郁的丛林,如黛的山峰,古朴的民居,让人想起青山绿水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;近处的石壁上,一条类似于小河的白色的石头纹理从“古民居”前穿过,这几乎就可以看成是穿越屯溪大地

里面,每一个石窟都巨大。

已经对外开放的,有一个石窟内的空间面积相当于30个篮球场,中间没有泥沙层,一溜砂岩,偶有裂缝,却无断层。洞内十分阔大,洞深约200米,高度约20米,数十根支撑洞窟的石柱,都是在开凿的过程中有意留下的,上与顶上的石面连为一体,下与底面的石头自然连接,石柱与石柱之间呈“品”字形排列,撑开洞府天地,气势恢宏。各联结部分充分利用了三角力学原理。在擎天柱的底部还有类似鞋状的箭头,不论它在哪里,一致指向洞口方向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经过设计,却暗藏科学原理。另一个石窟整体呈楼上楼结构,两楼之间原来没有任何通道,二楼的地下长廊宽阔悠长,环境干爽,面积有10多个篮球场那么大。

外面正是赤日炎炎的七月,35摄氏度的高温,石窟里面常年10摄氏度。走进石窟,凉嗖嗖的,汗水都退了,像躲进一个天然空调间;空气清新,没有郁闷的感

觉,隐隐有流水潺潺之声,却不知道流泉自何方传来。在石窟中讲话,清晰温和,没有回声,也没有混响,原汁原味的,跟在秋天旷野里与朋友交谈差不多。

石窟内有水池,方斗形,可容纳上百吨水,清澈见底,经久不腐,嗅之清新。如若这个石窟是屯兵之处,这个水池就是用之不竭的水源。

石壁上有波浪形、人字形的凿痕,排列整齐,在几十平方米甚至上百平方米的平面上,纹理一致,相互对称平行。

石窟顶部不时有一些灯火熏出来的痕迹,仿佛一颗颗黑色的星星,也像先民们期盼破译那段历史密码的黑色眼神。

在一个石窟里的一块巨大的石壁上,有一幅天然的秋色图,整个“画面”被褐黄色的枫叶渲染,枫叶丛中,是葱葱郁郁的丛林,如黛的山峰,古朴的民居,让人想起青山绿水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;近处的石壁上,一条类似于小河的白色的石头纹理从“古民居”前穿过,这几乎就可以看成是穿越屯溪大地